

祝福 教考衔接练-同技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最后的黄豆

王琼华

爷爷是个染布的，他爱吃黄豆出了名。

在镇子西头，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在地上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这吃饭的手艺是“偷”来的。爷爷从小喜欢跑进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我爷爷便蹲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大染锅。爷爷蹲着染布时，就从兜里摸出几料炒熟的黄豆塞到嘴里嚼，这样一蹲就是一两个时辰。“呆瓜！”染布师傅往往这么笑话爷爷。

当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大家才知道爷爷不呆。

那年，家里遭了大灾，爷爷架起几口大锅开始染布。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爷爷一边敲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一边香甜地嚼着，一边搅动大染锅。当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青布便染成了。青色衬着爷爷额头的汗珠，他沉稳得像傍晚袭来的夜幕。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爷爷快乐地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有了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

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爷爷兜里也开始响着咣咣当当的银元声。

有了钱，除了每天有滋有味的多嚼几把黄豆，还娶了奶奶。迎亲那天，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他捡了好一阵子。奶奶什么反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这事时，爷爷还叹气，这一绊，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爷爷喘着粗气，我帮着捶了半天背，他还是喘得满脸猪肝紫。

其实，爷爷在生父亲的气。

闲时，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地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聊天，像在咀嚼他的一生。他说，父亲是一个“倒钱筒”。父亲是爷爷的独苗，奶奶宠着他，惯着他。听爷爷说，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大烟馆。没钱，就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讨钱时，爷爷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父亲就像一棵荒野的树那样疯长。

我十岁那年，三天三夜，父亲跟人赌输了。大染坊被抵了赌债。那一天爷爷没有嚼他的黄豆，唉声叹气，一脸乌云。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习惯性地掏出黄豆，迟疑了一下，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一路撒在地上。

没几年，爷爷病得不行了。父亲依然整天不着家，爷爷的安危只是他耳边刮过的一阵微风。

临终前的那个晚上，爷爷示意我到 he 跟前。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打开来，是些黄豆。

昏暗的灯光下，豆子炒得金灿灿的。爷爷说，这辈子只剩下这点黄豆了。他的声音很轻，连他旁边油灯的火苗都没有动一下。他颤巍巍地拈出一颗豆子，习惯性地放入口中，又想嚼它。

不知是黄豆太硬还是爷爷老了，牙口不行，他没嚼动，又把豆子放入袋中。

他叹叹气，说这辈子就爱这黄豆，人走了带上它，也算来这世上留个念想。他慈爱地对我说，如果你长大了真活不下去，可以再到爷爷这里来拿这黄豆吃。不过，你要是争气，最好就别来扰我了，他语气中满是沮丧。

我愣愣的，不太明白，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爷爷走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邻居帮忙葬了爷爷后，父亲才回来。没人怪他，他在邻里眼中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影子。

父亲长号着，声音凄厉，如同塌了脊梁。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哭。整整两天两夜，他雇了好几个人把小院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爷爷那几坨金子。他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爷爷确实有几坨金子。不过，爷爷临终前偷偷让它们打成了一颗颗金珠子。

我蓦然明白，爷爷那小袋黄豆是什么了。爷爷给我留了一笔活命钱。

有人曾问我，金子最终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爷爷的坟头早被我平了。当时还有人说，我跟我那疯了死掉的父亲一样，也是忤逆不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人们称我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不久前，一次慈善会上，我说了，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我那儿子和老婆都不跟我说话了。

为什么这么做？有记者问我。我一时语塞，眼前浮现出爷爷那小袋最后的黄豆。

1.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爷爷在讲述结婚时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一事时，“叹气”“觉得不是好兆头”等词的描写，体现了爷爷内心的迷信和懊恼。

B. 文中说“父亲就像一棵荒野的树那样疯长”，不是形容他处于青少年时期，身体长得快，而是形容他备受溺爱，放纵无拘。

C.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撒在地上，这是爷爷看到家道中落时的自暴自弃。

D. “我”平掉爷爷的坟头，是既不想让任何人打扰爷爷死后的安宁，又表明了“我”不依赖祖辈财富，自己创业的决绝。

2.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开头部分详细地讲述了爷爷的发家史，颇具传奇色彩，引人入胜，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B. 文中画线句聚焦爷爷面部细节，将他的“沉稳”比喻成“夜幕”，形象生动地表现出爷爷沉着冷静的性格。

C. 临终前爷爷拿出一颗豆子放入口中但没嚼动，去世时手里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等细节，为下文揭示黄豆是什么埋下伏笔。

D. 本文中祖孙三代个性特征鲜明，这得益于作者丰富灵活的艺术手法，如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对比等以及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3. 小说以“最后的黄豆”为题，寓意何在？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

4. 小说多次写到爷爷嚼黄豆，与《祝福》中多次写祝福场景的作用有何相同之处？请结合两篇文章简要分析。

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小题。

文本一：

万物之母

许地山

在这经过离乱的村里，荒屋破篱之间，每日只有几缕零零落落的炊烟冒上来；那人口的稀少可想而知。你一进到无论哪个村里，最喜欢遇见的，是不是村童在阡陌间或园圃中跳来跳去；或走在你前头，或随着你步后模仿你的行动？村里若没有孩子们，就不成村落了。在这经过离乱的村里，不但没有孩子，而且有人向你要孩子！

这里住着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寡妇，一见人来，便说：“善心善行的人，求你对那位总

爷说，把我的儿子给回。那穿虎纹衣服、戴虎儿帽的便是我的儿子。”

她的儿子被乱兵杀死已经多年了。她从不会忘记：总爷把无情的剑拔出来的时候，那穿虎纹衣服的可怜儿还用双手招着，要她搂抱。她要跑去接的时候，她的精神已和黄昏的霞光一同麻痹而熟睡了。唉，最惨的事岂不是人把寡妇怀里的独生子夺过去，且在她面前害死吗？要她在醒后把这事完全藏在她记忆的多宝箱里，可以说，比剖芥子来藏须弥还难。

她的屋里排列了许多零碎的东西，当时她儿子玩过的小团也在其中。在黄昏时候，她每把各样东西抱在怀里说：“我的儿，母亲岂有不救你，不保护你的？你现在在我怀里咧。不要做声，看一会人来又把你夺去。”可是一过了黄昏，她就立刻醒悟过来，知道那所抱的不是她的儿子。

那天，她又出来找她的“命”。月的光明蒙着她，使她在不知不觉间进入村后的山里。那座山，就是白天也少有人敢进去，何况在盛夏的夜间，杂草把樵人的小径封得那么严！她一点也不害怕，攀着小树，缘着苒萝，慢慢地上去。

她坐在一块大石上歇息，无意中给她听见了一两声的儿啼。她不及判别，便说：“我的儿，不要哭啦。”

她从大石下来，随着声音的来处，爬入石下一个洞里。但是里面一点东西也没有。她很疲乏，不能再爬出来，就在洞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她醒时，心神还是非常恍惚。她坐在石上，耳边还留着昨晚上的儿啼声。这当然更要动她的心，所以那方从霭云被里钻出来的朝阳无力把她脸上和鼻端的珠露晒干了。她在瞻顾中，才看出对面山岩上坐着一个穿虎纹衣服的孩子。可是她看错了！那边坐着的，是一只虎子；它的声音从那边送来很像儿啼。她立即离开所坐的地方，不管当中所隔的谷有多么深，尽管攀缘着，向那边去。不幸早露未干，所依附的都很湿滑，一失手，就把她溜到谷底。

她昏了许久才醒回来。小伤总免不了，却还能够走动。她爬着，看见身边暴露了一副小骷髅。

“我的儿，你方才不是还在山上哭着么？怎么你母亲来得迟一点，你就变成这样？”她把骷髅抱住，说，“呀，我的苦命儿，我怎能把你医治呢？”悲苦尽管悲苦，然而，自她丢了孩子以后，不能不算这是她第一次的安慰。

从早晨直到黄昏，她就坐在那里，不但不觉得饿，连水也没喝过。零星几点，已悬在天空，那天就在她的安慰中过去了。

她忽想起幼年时代，人家告诉她的神话，就立起来说：“我的儿，我抱你上山顶，先为你摘两颗星星下来，嵌入你的眼眶，教你看得见；然后给你找相像的皮肉来补你的身体。可是你不要再哭，恐怕给人听见，又把你夺过去。” “敬姑，敬姑。”找她的人们在满山中这样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一点影响。

“也许她被那只老虎吃了。”

“不，不对。前晚那只老虎是跑下来捕云哥圈里的牛犊被打死的。如果那东西把敬姑吃了，绝不再下山来赴死。我们再进深一点找罢。”

唉，他们的工夫白费了！

纵然找着她，若是她还没有把星星抓在手里，她心里怎能平安，怎肯随着他们回来？

（选自《许地山文集》） 文本二：

祝福（选段）

鲁迅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问，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节选自鲁迅《祝福》）

(1)下列对这两篇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祝福》中祥林嫂“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一方面突出阿毛之死对她的打

击很大，祥林嫂希望能得到别人同情和安慰；一方面又强化了鲁镇人的冷漠、麻木以及看客的特点。

- B.《祝福》中鲁镇的有些老太太特意寻来听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听完后流下眼泪，叹息一番，说明鲁镇的人们并不是同情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
- C.《万物之母》开头“离乱”“荒屋破篱”“零零落落的炊烟冒上来”的环境描写烘托了小说的悲剧氛围。
- D.《万物之母》第一段中“有人向你要孩子”，这里设置了悬念，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又引出下文小说叙述主体。

(2)下列对这两篇文章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万物之母》中“月的光明”“朝阳无力”“零星几点”等景物描写既将小说情节浓缩在一夜一天之中，又映衬主人公心理的变化。
- B.《祝福》中祥林嫂反复说“我真傻，真的”，这句话道出了祥林嫂对阿毛的死怀有无比懊悔和内疚的心理，也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无比悲痛。
- C.《万物之母》结尾没有交代村民是否找到敬姑，以及对纵然找到、她也不会回来的猜测，运用留白的手法，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
- D.《万物之母》描写了敬姑从失子到寻子的经历，其心理经历了从失子的悲痛，到思念儿子，再到找到小骷髅的害怕、痛苦，最后再到希望复活儿子的坚定。

(3)《万物之母》和《祝福》都采用了倒叙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有何作用？请结合《万物之母》的相关情节简要分析。

(4)同样是遭遇失子的不幸，但小说《万物之母》里的敬姑并不像《祝福》中的祥林嫂那样到处向别人哭诉不幸，而是不顾一切寻找儿子。请分析许地山这样安排情节的用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小题。

胡安发现一条绳索

(秘鲁) 弗朗西斯科·埃斯卡特

胡安发现了一条从天上垂下来的绳索。

那条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绳索一直往上延伸，延伸，直至消失在冬日的云层里。胡安一边看着它，一边想身边没有人会相信他看到的这一幕。

“这孩子太孤独，出现幻觉了。”听到胡安的故事，他姑姑会这么说。“应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最后她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于是胡安一直跑回了家，看见他爸爸正坐在门口的那段老树干上。“有一条绳子从天上垂下来！”胡安喊道。

父亲沉默地看了他一眼，好像胡安说的是一种奇怪的无法理解的方言。

胡安痛恨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然而他已经习惯了，人们总是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尽管他都快十岁了，在大草原上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来去。

“爸爸，你得看看，我发现的那条绳子非常粗大，我一个人没法把它运回家。”胡安试着用父亲的语言表达，想让他别再像平时那样用轻蔑的表情看着自己。“你还得洗洗脸，奶奶讨厌看见你这样浑身上下脏兮兮的。”父亲回答说。

“请您跟我来一下吧，爸爸，就一会儿。”胡安哀求道。

但这仍是徒劳，父亲不喜欢胡安求他玩耍，就像不喜欢玩耍本身，于是那孩子决定再次消失，重新向发现那条绳索的地方跑去。

他很快又看到了它，在大草原中央，纹丝不动，风吹拂着，但那条绳索仍定定地悬在那里，并不是绷紧了，只是静静的。胡安看了它一会儿，又向天上望去，寻找一种解释，但是同样一无所获，这时他想到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碰过那条绳索，就决定碰碰看，好证明那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幻觉，或是海市蜃楼，就像那些在沙漠里迷路的旅行者所看到的。胡安重新看了一下绳索，决定走过去。但因为某种原因，他又想起了搂着绳索渴死的旅行者，不敢向前走一步。考虑了几秒钟后，他吸了一口气，向前迈出了第一步，然后，又一步，又一步，直到剩下不到一米的距离，他伸出胳膊，用指尖轻轻地碰了一下绳索。“很软。”他想。

胡安决定拉一下那条绳索。他用双手抓住绳索，使劲向下一拉，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绳索顶住了他的全部力量，于是他决定全身吊上去，他助跑，牢牢地搂着绳索纵身一跳就像一个九岁的人猿泰山一样吊在了绳索上。

胡安想起了一个小孩和三颗菜豆的故事，那个小孩在自己家院子里种下了三颗菜豆，最后菜豆长成了一棵巨大的爬蔓植物，一直长到了天上，那孩子顺着它爬上去，在顶端发现了一座城堡，里面满是财宝。但是真的是菜豆吗？菜豆不会长成爬蔓植物呀。真是个奇怪的故事……

胡安学校的作业本上总是写满了老师的评语，说他是那个非常不专心的孩子，喜欢在课堂上想入非非。现在胡安可给了所有那些老师一个理由了，在他眼前出现了一条悬空的神奇绳索。“我应该爬上去，我得看看这是什么。”他这样想着，开始攀着绳索向上爬。

胡安爬到了十米高的时候，就害怕得不敢继续了，但是也没有勇气松开手，于是就停在了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小手很疼，胳膊开始颤抖，他决定慢慢地滑到地面上去，然后从家里随便找个人来，让他看看这条绳索。但是他刚准备动一下，就感到绳索开始下降。他又停下来，想等绳索稳住以后再从容地滑下来，但是突然，砰！绳索猛地往下顿，胡安大叫一声，手抓得死死的，等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吊在绳索上，但是好像降了一米；又是砰的一声，绳索又一次下滑，但是他还不想松开手，他已经吓得不会动了。突然，从很高的地方传来一声：砰……胡安一下子掉在了地面上，绳索开始往他身上落，好像终于从固定它的地方松开了。

绳索不停地往胡安身上落，他弓起身子，但是他无法站起来，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绳索还在不停地下落，把胡安埋在里面形成了一座小山；胡安绝望地挪动着胳膊，这时他感到绳索湿透了……他终于从里面钻了出来，一溜烟跑回了家，那时下午茶的时间早过去了。父母不想听胡安解释，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开始下着细雨；一顿惩罚后，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透过窗户看着雨，无法讲述自己的奇遇。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回到那个地方，但是雨下了一整夜，整个大草原都淹了，家人不让他出门，父母还在为他生气，他那关于悬空的绳索的谎言让他们更加恼火。

雨不停地下了三天三夜，胡安的父母决定停止度假回城去。胡安无法回到发现绳索的地方了，全家人都监视着他，同时全家人都受够了那场绵绵不绝的雨。似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那场雨的罪魁祸首……

在绳索落地的地方，大雨形成了一个湖；随着时间的流逝，湖带来了植物，植物引来了动物，大草原变成了一个山谷。七十年后，那个被称为“拉坎提亚”的山谷里的湖成了当地河鳟最多的地方。

最近一次我去那里，一边和孩子们在湖里游玩，一边与好几个钓鱼爱好者和渔夫一起钓着河鳟。但是一些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湖里的所有小艇上只有一个人没有在垂钓，那是一个老人，他看着沁凉的湖水，似乎在思念着什么，看了他好一会儿，我禁不住好奇心驱使，上前问他在找什么。

“我的绳索。”他回答道。

（选自《译林》，有删改）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这篇情节怪诞的小说，通过胡安在乡下度假时偶然发现天空绳索的故事，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成年人对孩童想象力、童心的漠视和打压，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

B. 胡安决定碰那条绳索后，先考虑了几秒钟，再一点点地靠近，表明他的谨慎，最后伸出胳膊，用指尖轻轻地碰了一下绳索，表现出他的好奇心理和探索的欲望。

C. 小说插叙“一个小孩和三颗菜豆”的故事以及胡安平时在学校的表现，加快了文章的情节发展进程，使情节构成摇摆起伏。

D. 小说中的“绳索”象征意义丰富，既象征着儿童对梦想世界的极力追寻，也象征着人们向往的某种奇迹或理想等。

7.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点的理解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胡安这个人物形象鲜活生动，令人过目难忘，这与作者成功运用了心理和动作等手法进行刻画不无关系。

B. 姑姑和老师对胡安的评价以及爸爸对胡安的不以为然，正面衬托了少年胡安表现出的种种儿童特有的心理特质，传达了作者的思考。

C. 本文以“天上垂下来的绳索”为线索，串联全文，使小说情节集中，脉络清晰，结构完整。

D. 在小说的结尾，胡安七十年后还在寻找绳索，既加大了小说的时空跨度，又深化了文章主旨。

8. 《祝福》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相结合的方式叙述故事，产生了独特的效果。本文具有相似之处，请结合两篇文本简要分析。

9. 本文综合运用荒诞和写实的艺术手法，故事由主人公胡安偶然发现一条天上垂下的绳索展开，情节虽然怪诞，却突显真实。请结合文本简要说明本小说“情节虽然怪诞，却突显真实”的特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宝水（节选）

乔叶

春末夏初的平原和山里的风貌颇有差异，田野里只有油菜是明艳的金黄，除此之外都是绿，明绿，暗绿，明暗相间绿。再往福田庄的方向远望，村子里除了绿就是紫，泡桐花是大团的浅紫，苦楝花则是细碎的淡紫，“楝花开，吃碾馔”，正应了这景。

进门先磕头。餐桌后面紧挨着墙放的条几上摆着一排遗像：奶奶，爷爷，父亲。爷爷的照片最不清晰，看着也最年轻。这使得他像是父亲的儿子，这三张照片像是祖孙三代。我家没设牌位，弟弟家也没设。奶奶和父亲在时老宅里设有，现在是叔叔家。哪怕仅仅是因为这个，我就能原谅叔叔所有的过分。

案几旁放着一个小小的棉垫子，我拉过来，跪下去，磕头。叔叔在旁边念叨，爹，娘，哥，萍回来啦。我泪眼模糊，借口去卫生间洗手，顺便擦泪。若是纸写的牌位也罢了，我不能看见他们的照片。若这些照片是在相册里也罢了，我不能看见他们被供在牌位这里。每次看见，泪水都会小小地崩溃。

这和在地里的感觉迥然有异。在墓地，尽管明知道他们的遗骸就在墓里，可看不见他们的脸。墓地只有土堆，只有旷野，只有草，只有树。墓地就是死亡的气息，而且是群体死亡的气息。在这里，死亡这个巨大的句号，显得无比自然，很容易接受。但在家里不一样。家里是活生生的人在过活生生的日子，看到这些照片上的亲人，我不得不想到他们曾经的那些日子，且是和我一起过的那些日子。会想起他们走路的样子，咳嗽的样子，吃饭的样子……这种形式如此鲜明地提醒着我，他们被照片压在另一个世界，整整齐齐地在那个世界，再也不能过这样的日子。

我和叔叔闲话，问他要不要和包工队签个合同，他不以为然地说签啥合同，谁签合同。你以为村里的事跟城里的事一样？我说，要是签了合同，事先划定了责任，碰到什么事他们就不好讹人。叔叔说，村里没这规矩。又说，包工头就是柳庄的，平常在路上没少照面打招呼，都算是熟人。

婶婶在厨房乒乒乓乓地忙了一阵子，连上了好几道菜，最后才把主角碾饅端上来。黄黄绿绿的，一看就放了不少鸡蛋。婶婶穿梭着，一会儿端水果，一会儿上点心，又要收拾干净床铺让我歇歇，我拦住她，说这就走。她便又打包了一些碾饅。叔叔要送下楼，我执意不肯。去卫生间时，婶婶跟过来悄声说，你就叫你叔送下楼，你不知道他多想碰见个人，叫人知道他侄女又来看他了。

叔叔婶婶跟着到了楼下，不上车，再说会儿话。正说着，一个人从门里出来，须发皆白，手搭在眉上看往这边，问，老鳖，这是谁？叔叔连忙叫着他全哥，问我还认得不？这是你田家的全伯呀。

那咋会不认得呢，您扬场可是一把好手呢。用现在的话说，帅着呢。我看着他的大耳朵说。全伯笑得都咳嗽了起来，一脸老人斑，无声地抖动着。

他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因他的耳朵大，外号便叫大耳朵全。生产队散时，分牲口，我家抓阄抓到了一匹老马和它的儿子，一匹小马驹，一共四百块钱。小马驹才两个月大，还不能干活儿，得满一年才能安套下地。把牲口牵回家后，大耳朵全便每天都上门来照看，给它们饮水梳毛，喂麦糠麦麸玉米皮，不到半年，这一老一小都养得膘肥体壮，奶奶把它们转手卖了九百，净挣了五百。这对当时哪一家来说都是一笔大钱。钱拿到手后，奶奶给大耳朵全分了两百。叔叔不住地念叨说，一辆大飞鸽才一百二哩。奶奶说，南京到北京，走路也算工。这些天人家为这俩畜生操了多少心，人家操心时你不说啥，该咱给人家补贴时你也甭心疼。做人不能光往里精不往外精。再说了，你哥好歹能挣工资，往家给咱送个活泛钱儿，他能有啥办法哩？

你这相貌，越长越像你奶奶。大耳朵全说。

我笑。很小时村里就常有人说我和奶奶长得像，我很不认可。她都那么老了，我怎么可能跟她长得像。以为村里人这么说是为了讨奶奶欢心。后来母亲也说过这话，看我脸色不善就没敢再提。再后来，直至现在，我得承认，很像。也明白了为什么对此亲人间会浑然不觉而外人却慧眼如炬。亲人间或许是因为太熟所以更在意彼此间的差异。而外人则更善于在这个血缘的整体性中找到共同处。

你的奶奶……他眼睛翻看着天空，似在默算，终于算了出来：老了有十来年了吧？

二十年了。我和叔叔异口同声说。

突然觉得眼泪要控制不住。——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理解了，亲的繁体字为什么会是亲字旁边再加上一个见。诸如奶奶和父亲这样平凡的人，死了就是死了，他们死后，除了最亲的亲人，其他人不会提起，也不会记得。一旦提起和记得，一定是因为看到了他们最亲的亲人，如我。

你的奶奶，那可是真会维人^{【注】}。他还在感叹。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往事。

一时无话。我便道了别上车而去。路边还有没被楼盘占据的残存麦田，有的还很大片。宝水的梯田种的多是谷子，麦田很少。已经很久没有仔细地看过麦田了，这些麦子聚集在一起，亭亭玉立，声势浩大，麦梢已可见隐隐约约的黄色。“蚕老一时，麦熟一晌。”而我居然从不曾见过它们熟时的那一晌。

(有删改)

【注】维人：在方言中，意为“结交人”。

10.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哪怕仅仅是因为这个，我就能原谅叔叔所有的过分”一句写出叔叔在家设遗像这一点修复了和“我”原本并不十分亲厚的关系。
- B. 祭奠过去的亲人时，若只有纸写的牌位，“我”就完全能接受亲人的死亡，但要是看见他们的照片，“我”就感觉很痛苦、很自责。
- C. 关于签合同，叔侄两人的不同意见，恰恰表现了两代人不同的处世方式，前者强调熟人社会的信任，后者更注重权责分明。
- D. “和奶奶相像”这一说法，“我”从抗拒到接受的态度转变，表现了“我”在亲人过世后懊悔和深深哀痛的心情。

11.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小说采用了散文化的笔法，从平淡的日常生活和细微处着笔，对当代乡土小说的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 B. 全伯说“老了有十来年了吧？”与《祝福》中短工说祥林嫂“老了”，属于讳饰手法，不直言其死，前者缘于对奶奶的感情，后者则因临近祝福而忌讳。
- C. 小说叙事语言平淡而近自然，人物的语言、对话等亲切生动，偏口语化的同时又带有浓烈抒情倾向。
- D. 小说以春末夏初的田野景象开篇，以成片的麦田结尾，首尾呼应，乡村的自然景色让“我”感到眷恋的同时又隐含批判意味。
12. 文中插入了全伯与奶奶的往事，有什么作用？
13. 《宝水》和《祝福》都是从“我”这一“返乡者”的视角叙述故事。两篇小说中“我”的作用有何异同，试结合文本进行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一)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淘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老婆子。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恶！然而……。”四叔说。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宏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只有四婶，因为后来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如意，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每当这些时候，她往往自言自语的说，“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意思是希望她再来。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绝了望。

新正将尽，卫老婆子来拜年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自说因为回了一趟卫家山的娘家，住下几天，所以来得迟了。她们问答之间，自然就谈到祥林嫂。

“她么？”卫老婆子高兴的说，“现在是交了好运了。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坳的贺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

“阿呀，这样的婆婆！……”四婶惊奇的说。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她嫁到山里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呢。太太，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她摇一摇头，顺下眼睛，不说了。

“后来怎么样呢？”四婶还问。

“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她抬起眼来说。

“后来呢？”

“后来？——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坳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

从此之后，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选自鲁迅《祝福》）

（二）

……忽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下关，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俞涉曰：“小将愿往。”绍喜，便著俞涉出马。即时报来：“俞涉与华雄战不三合，被华雄斩了。”众大惊。

太守韩馥曰：“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绍急令出战。潘凤手提大斧上马。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皆失色。

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

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为华雄所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

手？”

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酺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75144322141011312>